

皇明疏鈔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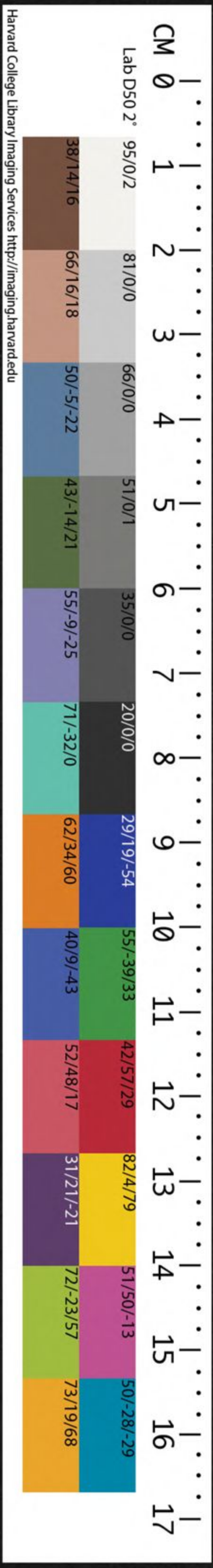
APR 14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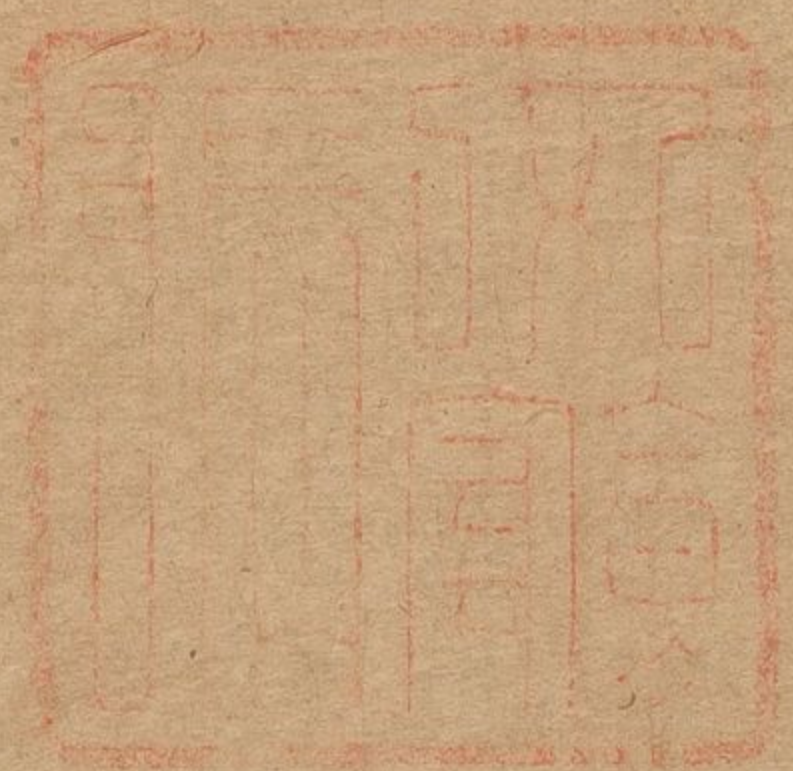
備省

T4664.8/1922

十一

第一卷





皇明疏鈔卷之十九

脩省三

遇災修政疏

曹璘

臣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怒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剝之氣即如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

太祖高皇帝初業之前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

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此之謂也雷者積陰所成電於金陵門而茂陵獨盛

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

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

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狂夫發惡 祖宗

哈佛大學哈佛禁宗  
圖書館珍藏印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  
 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  
 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天  
 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為陰盛陽  
 微之兆宦官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誠冀以感悟  
 聖衷者豈不至哉况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  
 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  
 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  
 旱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持盈  
 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雖修省之詔屢下而  
 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為四方固可慮而蕭牆之禍

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  
 學不倦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近習防  
 夷狄之患急兵戍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  
 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圉圉焚鞭朴以縱罪戾臣  
 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洪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  
 夙成嗣位以來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  
 道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 鑾輿  
 既下紳珮繼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 天語之下  
 詢臣寮孰無忠悃而未聞 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  
 未臻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一

皇明流沙 卷之九 三  
祖 五宗之付託 聖子神孫之麻嘉綿 宗社之  
靈長為臣民之歸極端在講學一事又况 經筵故  
典方舉而輒休暫行而遽罷人君舍此欲何為哉早  
朝晏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已臣以經筵一事  
誠為 陛下計筭歲時寒暑之來除去四月其間朝  
會祭祀豈無妨悞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欲望 聖學之日新 聖德  
之日就譬駕南轅而望北冀樹曲木而求直影何可  
得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 子孫無疆之麻何所  
引長 宗社何由靈昌臣民何從歸往臣願 陛下  
無拘舊例凡遇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

行大小之講大講則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  
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理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  
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亦宜凝神反視恭默  
思道尋覽墳典留意烝民恐韶光一失不可再得大  
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臣又願 陛下孝事  
兩宮思慕 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穀衣裳則思其  
在笥安居則思其依土懽樂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怠傲之私  
亡 先帝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已嘗  
潛伏勸 陛下墨衰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  
今者每仰瞻 陛下逢時遇節輒漸黃衣輦帳從官

緋朱金碧炫燿人目夫逢時遇節慘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 經筵所講者聖賢之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哀而不哀未知與經典合否夫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歡孟氏所譏即今 梓宮方殯禰祖未祔臣愚不意 陛下大孝乃安於此臣實惑焉伏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况乎富貴之享如日升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悅從時俗哉臣聞言路通塞 國家之盛衰繫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拂諫之漸矣且科道請復 經筵臺諫之盛舉也而未蒙即

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不意方拔擢而遽准退去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讜言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為馬指鳥為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藏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觀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闈割火者臣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

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徃徃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叅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寅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為上天示戒災異屢出實皆由於此輩夫 國家養賢將以為用也內

官內使以掃除為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天子端拱於上臣寮奔走於下是也今 陛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 祖宗成法政事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教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 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人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譎詐

倖言進貢實規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密朵顏  
等路連絡屬續緣邊縣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  
犄角為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為之計臣恐  
臨時噬臍無及臣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  
知所為心膽既大必無退怯乞 勅邊方鎮巡等官  
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  
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  
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為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  
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  
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  
司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為害百端何可勝言臣

愚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  
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  
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  
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  
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宜挑選  
精猛官軍之老練者漢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穩便  
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  
承家無儋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男鬻  
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為  
盜矣乞 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  
弱貧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

皇明通鑑 卷之六  
下之大命也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乞 勅該部查算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各處倉庫賊罰并積年叅充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兩請勅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逐年拖欠錢糧星夜催儆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先儘解到腹裏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在外儆運前

去務足三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夫以食足兵彊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帥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前過假以署職令其獨當一面統衆殺賊彼以久閒待罪之人幸茲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乞 勅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戒飭戎事伺察虜情練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烽火謹斥堠以備之什伍依次恒如有敵不軌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



皇明史記卷之九  
王左刊  
損中國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斃而不致於挫衄矣

陳萬言以禱修省疏

何孟春

臣聞之昔范睢獻秦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大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為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溷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祇思

思勅天之戒儼神明於蠖濩遣官分禱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毓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涓流不容私潤燭火冀可助光中外執事實深慰喜激衷申悃誰其忍默浹月之間囊封投匭於詔旨所斥百官政弊奸貪顯跡軍民利病收拾砌累食磨寢勘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難再際延頸企踵洗耳刮目顛俟報可而九重玄邃景相依違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為修故事而已乃今閏十一月日有食之災見于天古

之君臣尤不敢忽 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遽已毋致  
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於弊者多矣官之奸貪  
殆未易知行伍問問覆盆不照之處紛紛利病如凡  
牛毛一時刀筆安能槩舉臣以 詔旨徵諸道路得  
數事亦欲為芹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急者敢先以  
果聽斷公任委為 陛下勸焉而始及之以上禪修  
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桑雍釀  
憂狐媚希寵氛侵之盛至薄太清 陛下於聽斷不  
無有所借任委不無有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  
宵旰之間聽斷果矣 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猶以  
為言者蓋欲即已往勸 陛下於將來庶幾 陛下

有所懲艾不致將來有如廣者之所為也書稱萬幾  
詩詠普天率土人君御煩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  
而動皆覆白於上苟聽斷不果意緒紊於遲迴弛張  
滑於猶豫藻鑑昏於繫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  
紀綱不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眾棄而賞罰不可得  
明前之所是著為律後之所是疏為令而號令不可  
得一太阿且為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割乎史稱漢  
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  
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入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  
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  
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

必及於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為貴也如此  
陛下自即位總攬政事如天之運本無凝滯而二三  
年間各衙門所題請事宜或不即出積之旬日出即  
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  
夤緣肺腑依托唇齒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  
者覲苟免私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  
親養諛導佞排鯁撓直所偏好則鑽皮出羽曲為掩  
覆所偏惡則割肉安剗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清  
議是以人情洶洶眾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  
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  
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謂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

而終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幹旋也臣亦不能無惑  
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 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  
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  
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有譽越於 陛下者乎  
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叅  
議缺聞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叅議前  
之不得有毀綸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討  
做工而毓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  
以啓 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乞憐降 勅  
及金印命服封其國長 聖斷著差官去兵部具題  
欲無差官詔如前旨於是擬差二員以上本入一月

有餘復得旨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 陛下之意久而不差所差之人必有非 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陛下之命故此未戾乎 陛下春秋鼎盛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稍尚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 臣見近年科道官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多久留中者彼其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中鯁鯁然常恐鷹搏狡兔反爲兔噬而 陛下輒以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却步喪氣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奏文之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可決者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扆時省

言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臣之美也 臣不能知然知 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悠無可採者乎彼之敢於上聞傾瀝肝膽其思必熟其計必審非以爲已謀也 以爲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已謀而 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不審計而傷於戇失於裂滅者 陛下亦當山藏海納於短取長優示 旨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漫不加阜白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敢含怒盛德之君忍乎匹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已况於在廷之臣爲

國元士負其慷慨以言爲獻者乎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有矣墨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於末世然漢唐有道之君亦自不爾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爲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爲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爲爲某爲某矣禮部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先常發李廣之奸於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事中胡易御史胡獻贊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調胡

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下求言始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用於論定之日胡獻二臣者陛下儻查無大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政治之進退實決於此臣願陛下于此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于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

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於前患生於後彼非  
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  
沉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翫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為觀  
美務因循而長偷謾樂軟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  
固寵榮雷聲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於盛世安所  
取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  
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  
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  
之力則不能濟故必有以借其力於下有以借其力  
於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  
力不可輕借人主於共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

乎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  
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師解  
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朮以補  
芩黃泄之不可以為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  
為器甘滑以進苦澀雜之不可以為味理必然者  
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  
命致力不為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  
苛禮維甚交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璫乘馬  
默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關日闢日廣爭馳捷出  
人才雜揉吏事滋蠹 陛下且不知其底極矣 陛  
下試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

下之治其相得甚相歡也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  
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為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  
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為而成所欲而遂 陛下能如  
此乎臣生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為  
通所屬急於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  
全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  
吏者門卒房吏於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况乎人  
主之左右為狐為鼠為鬼為蜮豈無賈利而假權者  
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  
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 陛下之政事彼得

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  
以時而假也羣臣趨趨齟齬於外觀望風旨李廣之  
不若也固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  
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  
招携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註誤欲其回護衣冠  
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於 陛下故結知於  
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於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  
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 陛下可無挽之科道  
請按李廣贓簿以治交結者罪 陛下秘之但令指  
名來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於所聞末由  
皆實 陛下置之不究論者咸歸 陛下能惜大體

然言路崢嶸昉立風采 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  
以示後勸 陛下用意過厚以為彼附李廣自廣有  
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厥  
類 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為 陛下果有  
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於任委孔子不主瘠環而戚  
倉沮孟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  
無求於李廣然有如廣者復存于今當其氣熾焰張  
之際抑將柰何閒居評語不過俛首太息而已彼誠  
不得君嫉妬是畏無以展布四體罄竭思慮事功之  
難難以責其必至臣以為此三二十年來任委未公  
之積弊所致也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於臣下而

攷其政詳責於臣下使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  
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  
伺察猜防為也 臣觀唐太宗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  
人為數語斷其平生無爽諸司所行事委曲皆悉之  
非太宗能以身親羣臣朝夕不廢延納何以得此恭  
惟我 祖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優接臣下  
罔存形迹早朝奏事未畢每於晚朝盡之正朝之外  
尤隆經筵勸講之禮遇有機務輒 駕御左順門召  
六部大臣與之商確間臨內閣命學士定其可否然  
後施行明良胥慶一德一心以馮以翊庶尹允諧百  
官承式故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 聖諭錄李賢有



天順日錄之作具載 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藹若家  
 人父子傳播四方見者踴躍今 陛下早朝視事能  
 幾時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曠廢  
 經筵勸講之禮雖存而 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  
 講罷亟退殆以粉飾治具云耳天下事 陛下一切  
 徵諸尺牘何以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  
 之告君見於疏奏不如見於對陳之為切疏奏之言  
 不如對陳之言之易為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  
 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期上之行而對  
 者得反復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  
 人遂護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雲

龍之廷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羣臣其誰得更番需  
 次對陳於 陛下者天下事一切惟尺牘之聽是以  
 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 陛下無自知之  
 無以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何得無其弊哉臣聞之  
 我 朝之有內閣猶前代之有中書省也我 太祖  
 皇帝罷丞相革去中書省 太宗皇帝故以老成文  
 儒選居內閣專備顧問預參密勿是內閣者論道經  
 邦之地唐人謂政常在中書為治本宋人謂事不由  
 中書即亂世之法臣以今較之政宜常在內閣事不  
 可不由內閣 陛下盍隆其禮而重其責焉大學士  
 如揚士奇李賢皆膺 列聖之眷注故得盡其才

皇明政錄 卷之十九  
九重有一言一事皆得議於其始故不至布出於外而致誼嚶之紛籍今則不然所以有委任未公之積弊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記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臣願陛下恢張經綸之慮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付之該某部所掌則令某部與俱不畏猥煩務求今之所以異於古者何如得失之機何在設施之方損益之節以何為善欲變害以為利何為而可詳審斟酌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耆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

知以應宣召以匡所行之不逮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於兩可之辭不沮於交鬪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若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十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濟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陛下誠能好問好察于休勿休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以正己之學為格君之學諷誦詩書嘉揚善導以益聖德於緝熙者我太宗皇帝嘗詔武臣有曰上能推誠則下樂盡力陛下能公於任委臣下感激自然百倍不錫馬而榮不授鉞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礪以效區區將自不容已陛下於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

皇明宗金 卷之十九 潘望刊  
短長事之軒輊舉在冕旒黠纒之下其不勝任之人  
科道劾之而彼非被空文 陛下罷去之而彼不怨  
彼知天之不可欺 陛下之深知也豈復有以賂啖  
左右而取罪哉當此之時雖有李廣千百亦何能為  
掃除幃闥免無他責幸矣外廷既昌內廷自戢士大  
夫之氣既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任委公也 陛下幸裁察焉果聽斷公任委  
之者臣言之矻矻覩縷切至 陛下聽之若非即時  
之所急無大於此 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言無  
所壅賢無所妨官守得盡其職言責得盡其忠何患  
乎奸貪之不去何患乎軍民之利病無人以為之興

革董子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正而天下治其  
道如此臣敢以此勸 陛下臣言非老生迂士之泛  
談也若夫臣之得於道路者請別白而終言之 其  
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古人有是言也縣得  
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  
則百里千里嬰其害 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  
有一不獲其所猶當不可况百里千里之生靈可寄  
之於匪人乎臣觀今之為 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  
者矣狼羊相牧禽犢是資鬪茸齷齪所在皆是 陛  
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供於棘舌肌膚刮於  
銛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

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為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而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世之所重在進士考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於進士出身者而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恕於考課才者略於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以黃甲自愛故不安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每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流大較鐘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蝕精神疲憊僅勝冠裳無有幹局望利而饒觸事而頑沿

風踵類考課若其弗恕彼浮家飄宅何所於歸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中有錚錚於鐵蕭蕭而蘭馨者雖其上司旌異間及該部自以非進士此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為不然趙禹之才出於佐史龔勝之賢發於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為卒史為獄吏為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摧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比比號名進士者珉中玉表有不才者矣郡縣之職今况不皆進士為之監生吏員出身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為作之進之之機

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為於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巧需酷筭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為子孫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於前無懲於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為不才之歸也如此天下之民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其待之也一凡諸途出身之人參錯有位皆英英而騰蒸蒸而升有以自樹今乃風馬牛不相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不數進士進士外乃少可旌異者考

課之法不嚴而旌異之典有所偏之弊也。臣愚欲乞今後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倅官員有政績超卓堪事數者分守分巡以呈巡撫巡按處事為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途而偏低昂之衡該部按其旌異者前後多寡遞擢用之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滯進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而砥行礪節斬標榜於時流矣若復有曠職廢事害民者督之於考課於進士不以其名第加護於監生吏員不以其生平可憐而加貸也。臣惟古今之考課道一察其守一視其為守以廉為以能二者凡有官之

最臣以為課牧民官者又在以得民心為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响咻温暖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為考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之者旌異在部該部既按以擢用之又每歲查照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為高第如漢故事 陛下特降 璽書獎諭以風天下不得民心雖文案無隙於照刷而旌異無所取使天下之為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蒙庇受賜游及於無外矣 其二曰臣聞 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為之時惟南直

隸河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 詔遣有時一年二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皆有常置矣臣惟今之巡撫即魏之慰撫大使隋之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為重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 勅紙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昔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於其任彥博等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效顯著則增秩賜金簡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 呂祖謙至著以為一代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

又爲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兵部揣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撫無異何復用巡撫爲哉臣聞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觀之京官

分曹列署察案稠沓似無不久任之弊外京官若不久其任即已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陛下欲行久任之道於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即腹裏邊方爲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蓄錫而慰遣之其在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於先而久其任於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爲有益地方以無負陛下者矣陛下他日

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搏 陛下  
 之崇級厚祿者無有矣抑臣聞知巡撫官為撫治地  
 方而設浙江福建乃獨無巡撫何也閩越地瀕海島  
 番倭出沒未為無事賊首葉宗劉鄧茂七嘗據其地  
 僭號稱王攻劫城邑哮噬無前至勤王師就勦血喋  
 通衢始獲制其死命以今視昔二省地方獨可忽乎  
 湖廣鄖陽江西贛州今因流民不靖俱添巡撫官而  
 所管地方連帶他省他省顧無巡撫可付責耶臣以  
 為地方東牽西制下司難以奔命遵行贛州巡撫官  
 可改專管江西彼鄖陽者非山西之延綏陝西之甘  
 肅比可以裁革而江西福建二省不可以不添設也

伏望 陛下以臣此議下之該部酌而行之使大臣  
 不孤巡撫之責各處俱得巡撫之惠 其三曰臣聞  
 古之明君所甚惜於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  
 礪世磨鈍也惜之故人不為得而得者以為重後世  
 不知此爵祿混混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  
 所於擇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為其重  
 名器不足為其重而彼何德於上之有上以其法應  
 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  
 雖得罪譴不足疵類如此上之爵祿輕於糞土不足  
 以為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於其時  
 歟臣惟我朝 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 朝久



勞勩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  
 特恩不為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槩乞 恩以子  
 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  
 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  
 子同產兄弟繼之無同產兄弟從兄若弟繼之又廣  
 於倍子之法蓋我 太祖皇帝平定四海 太宗皇  
 帝肅靖內難藉於武臣之力居多披堅執銳摧鋒破  
 敵全一生於九死之餘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  
 今天下衛所已定恒滿其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  
 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  
 身不臨陣徒以與叅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所獲首

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其勢邀或出其貨取或得  
 於尸戮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繪無為有織虛成  
 實該部雖經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  
 新任陞有功之人要無 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  
 歟墮將士立功之心因噎廢食未見其可將世襲之  
 歟繼繼 也無有限極車載斗量把椎腕脫其如後  
 來之冗何 朝廷于此必有道以處之 臣愚不能究  
 竊願 朝廷之惜名器也 臣惟今文武途二食君之  
 祿寔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度之所繩於文武者  
 豈容復異今問刑衙門文職犯賊必罷職枉法滿貫  
 必充軍而軍職犯該監守常人盜賣犯侵欺枉法滿

貫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枉法不滿貫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犯均而罪不同科甚不倫臣質之律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有載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為民子孫承襲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為民法已弱於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為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豈不且輕於降級調衛之不得即替者哉或謂降級調衛者猶存其職為

民者其職亡矣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於其身故即承襲於其子孫以報其先人也湛恩汪濊固如是夫臣以為今之陞世襲者不皆 祖宗時開國佐命之舊至其罪又每從寬貫之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為其重也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各邊有警守臣上請興師勢果緊急該部即行文彼處出榜以示從征官軍臨陣若能奮先擒斬首級回轡之際徑赴鎮巡官處辯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辨驗明白厚與賞犒敢復奏報依阿為人首告及該部或彼處巡按御史異日廉察得出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

乞該部會同法司議定軍職前項所犯罪名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仍通行各處問刑衙門知會有問該罷職為民者必候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於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知慮後不敢褻上之名器而來不檢之輕於蹈罪也 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於地君附於民文王視民如傷非其民真有傷其心常恐其或傷耳 陛下之民文王之民也陛下之心文王之心也深宮燕閒念及天下其亦以民有或傷者乎周公告成王以文王之無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文王以傷視民之實也 陛下

政施仁惟其是而已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旱乾水溢何歲而無民傷無瘳 朝廷則有不盡知者臣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糧有一毫不獲觸免者有以知 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臣切見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始為申合干上司鎮巡等官鎮巡官不以為實委官踏勘者返曰實始為請 命命下該部查例當行始為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望斗升水於旦夕猶不足

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豈其所堪哉故  
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也府  
州縣不以申合干上司鎮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  
委官踏勘不過搔擾一番鎮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  
擾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今之宜不忍於民  
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所以 朝廷有  
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人如鬼腊突絕  
炊煙襁負相屬殪尸相藉誰與出涕無賴於此嘯召  
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為害而有司催督  
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枷棒良民且亦流移行劫矣  
臣以為 九重軫念元元欲盡文王如傷視民之實

宜及先事 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凶荒年歲該  
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  
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稅秋糧仰行  
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即為設法處置仰分  
守分巡於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  
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  
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為之者救荒之道宜速  
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徧緩則排門散粥延  
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  
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糞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  
官行事於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

荒不為專也或謂 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蒙賑則蒙貸廩何所儲民將有過稱凶荒者臣曰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為凶荒尚爾况於凶荒而可吝乎儲蓄者固上之所以為民也上惟無以他妄費冗食奚懼乎儲蓄之虧凶荒者水旱致然所謂有目者共見有耳者共聞者也其勢豈至於可欺哉其五曰秦開阡陌廢井田後世仍之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弊之所為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 皇在乎 先朝畿內地空間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

以病於民也近年看庄人役罔恤國體近庄田之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由尋及丈跨畝連蹊求益不已在庄傍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何能安養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庄地即不可望得歸有以近庄故塚墓被其發掘屋廬被其拆毀者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罹鞭笞酸忍痛敢怒而不敢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即之而不敢直曰此 皇庄無如何也然則 九重厚民之意何自見之承平以來生齒日繁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庄地今廣於昔豈荒而待墾者庄賦今贏於昔不過掠之於無辜耳 國家未得庄之利民間

得庄之害已無端矣且 皇庄之名 臣愚有所未解  
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貢豈此數庄為已物耶昔  
漢景帝詔民徙寬大地宣帝詔池籓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  
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  
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今天下未有寬大地以便  
民者畿內之庄固公田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種食  
勿租賦可於民之所種食而租賦者奪之使民以貧  
乎畿甸咫尺不能無害民之地况遠於此者陂湖園  
池課程之類為 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歛之臣各操  
漁獵之具而所在之民能無苦乎 臣聞勲戚世族所

得附京 恩賜庄田家人亦有欲之以蠶食於他者  
軍民之不逞亦復以已業投獻權要恃為窟穴而他  
取償焉或投作 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  
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齊民之奸治世之賊心之  
所營為害不貲不可不嚴為之所也 臣愚欲乞 陛  
下勅該部官往勘 皇庄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  
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庄占已久者收  
為本庄餘地地坐某府州縣則某府州縣就地起科  
佃民耕種止稱公田毋得仍作 皇庄名目丈量已  
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查該內外某衙門應用則付  
某衙門以備成費若遭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

失庄之賦亦不病治庄之民而畿甸之內無滋毒之  
 疾矣該部仍通行各省有王府處陂湖園地課程  
 之類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為送納租稅  
 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行戒飭管  
 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一應人等舊非陵戶等戶  
 不許冒報及不許以已業投獻權要及在外投獻  
 王府敢復不檢及不行自首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  
 衛充軍民瘼口外為民事干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  
 兼并之弊其甚者庶幾可去其六曰臣職司馬之  
 屬竊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拳拳於軍  
 政也我太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亂設為衛所

養天下兵衛若干所軍若干荒陬絕徼所在充斥今  
 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  
 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專  
 以清軍為責其清出軍丁例僉批解軍丁到衛例存  
 恤之府州縣清軍官清出數少者候考滿行黜解人  
 縱軍在家延任及在道而賣放者併坐以軍衛所官  
 旗吮嘍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  
 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  
 有招募為軍之榜日積月盛是宜各該衛所伍符尺  
 籍無所影射遷徙謫刺歲有增添今視祖宗時額  
 數乃五不存三七多亡四邊方腹裏一遇番替僅僅

無跡何也臣知其故矣夫軍新舊相仍有抽充者有  
梁充者有配充者有投充者炭漫天下商出參隱不  
容齊一丁從衛所逃故則開從原籍清勾清勾不斷  
於逾年而逃故常虛於舊伍承平之生齒豈益減縮  
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  
調他衛而遂脫宗或因流地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  
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  
調來歷重書作弊動曰挨無文冊展轉屢煩敝紙千  
百之中幸得清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得解親  
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而去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  
其臨期略買之妾婢耳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

彼該衛所率去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  
勾而再解又出數年之外在逃三次於法應死彼輒  
執稱原籍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  
肯追究何怪乎逃故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為  
押送沿路為防護際煙瘴逼沙漠筋攣藤糾制雖實  
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其戍者之無生而且累其送  
者之無還也其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幾正軍正匠及  
聽斷之丁在所不許彼蓬萍無蒂孰保收籍今之時  
非國初比土著素產孰願為軍此例之行虛名而  
已此今之衛所以軍不免於缺乏也國家大事  
莫大於戎列聖拳拳于軍政為之條例無非欲軍



之盛為 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而稽之衛所至不及  
祖宗時額數之半臣愚欲乞 今日行所以安為軍  
者之道焉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又曰非物理所  
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又曰必  
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於人情之一語今  
天下為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齊  
費不前僵顛於不可極之途而疢瘵於已至之域豈  
便於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清如剥膚軍丁被解如  
棄市原籍苟可埋沒遑恤其他衛所苟可在亡無虞  
厥後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效而人不  
動自效之念也然則陸贄便於人情之一語其安為

軍者之道乎今日所以安為軍者之道即贄之謂量  
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合無該部計議轉行各處清  
軍御史督同各該清軍官員將所屬府州縣軍戶通  
對伍項文冊清出軍丁係缺伍失勾及先年清出在  
官遠方不曾到衛者清理有次造冊繳部略訪弘治  
三年題准改編事例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  
區其衛所南北於南北仍各度其近遠南北近遠既  
定則查筭其清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  
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此收則彼分豁  
彼收則此分豁行令天下衛所分豁之後不許再勾  
則密理能寒者不失胡貉疏理能暑者不違揚粵風

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然就役矣豈憂額數之不復乎彼各處問刑衙門所有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俱拘連當房家小隨任斯不過遠以累長行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戍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為欲儆衆庶當在遇赦不輕原也軍豈復借於招募乎軍戶所已清出軍丁戶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於本處或隣近衛所註籍食糧差操其戶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臣此議皆便於人情以安為右之道倘賜施行天下軍民幸甚臣之所得於

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於時者故終言之願陛下終聽之焉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羣臣將皆慙慙自效于陛下聽斷任委之中所興所革將萬萬於此矣此臣所以以果聽斷公任委為陛下勸也臣草茅蠅蝨至賤極微叨與生成敢忘覆載寸心有見妄瀆聖聰至萬餘言中猶絲鬱陛下幸察臣愚愛君愛國無有他也臣不勝瞻天望聖俯伏屏息待罪之至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不忘儆人不諱災明主不怠側身之誠良臣不忘格主之念故得休徵協應而治

化獨隆貞符載於圖錄榮光流於竹帛不可誣也然  
大臣以體國為義則謀於廊廟也無隱情小臣以懸  
闕為心則效之芹曝也無異語故夫翊襄鴻運圖惟  
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盡而已茲者風霾示戒於京  
闕木冰告異於留都水旱連災於各省虫蝗分害於  
河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疫癘致淫於河洛流離  
轉死於湖襄盜賊競作於東南胡虜騷於西北此  
變故之見於人者也夫以 陛下道格玄穹德合黎  
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復此荐臻何也董仲舒所  
謂天心仁愛不可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  
發德音采羣議令勿事文飾 陛下一念 天地

祖宗實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甘雨應禱生  
民樂業祈天永命之道端可識矣 臣等見聞寡昧其  
何能仰 聖謨之萬一顧 臣等待罪言司職居獻替  
苟有見聞不敢緘默謹拾遺議冒瀆 宸嚴一曰用  
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曰弭盜用人之術莫先於  
謹習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  
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何謂用人之術莫先於謹習  
士習之弊廉污之戒弗嚴也靜躁之分弗明也今之  
為藩臬守令者率多以倍剋為能事以苞苴為習途  
苟且文書曲釣聲譽而為之監司者每不能盡激揚  
之實或以喜怒為工拙以毀譽為軒輊以奉承為舉

劾而銓司又或以虛名為查訪以交際為遲速故士或以守樸而沉下僚或以挾資而鉤頭擢習以成風感而為沴亦有由然故曰廉汚之介弗嚴也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銜以求進交爭而不慚是以京師有攘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與某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亦以為固然而弗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曰辭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

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疆辯而傷體矣古者大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則私鬪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惟陛下加之意而已矣何謂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官庫匱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筭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而書景德蘇

輒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識時事之變易稽財賦之登  
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 勅下戶部以歷年事  
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制每年之所常出較  
其大分所餘幾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  
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  
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 只如諸營繕之  
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使冒破次程其度於  
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關支毋使侵耗則物力  
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  
官叅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所  
謂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

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馭之非宜也兵之所以  
不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  
奉 旨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堠間  
謀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  
會推將材之議臣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孰閑弓馬  
背誦韜略非將也機權侷於鬼神氣槩吞乎胡羯肝  
膽孚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乃將也若專徇其驍勇  
則關張之無敵卒不免於敗若專取其議論則趙括  
馬謖用之而遂窮故將者非一日之致也積而後見  
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真  
誠為國之心寤寐求賢之志而後可以得真將也若

一時論薦而遂欲得之恐不免於虛文方今將官縱  
股削以充囊橐用要結而營保陞寅緣得任苟且圖  
存陛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鑒之矣近者翊  
國公郭勛劄為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  
因寡不能勝衆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  
其出戰夫不責其柔脆之不習而輒諉於兵力之不  
侔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事之非罪臣恐  
三軍之衆聞而解體四夷之人因而生心故必公於  
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夫人臣有聯事  
之義有一體之誠而後可以集事芻糧之必儲也明  
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深求所以足食之法則曰請

多發倉銀戶部則怫然以為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不  
聞戶部之虛實戶部不聞兵部之緩急皆非也太倉  
銀兩固無可發矣而邊計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逋負  
固無宜徵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勅下各邊  
巡撫官備查見在若干逋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  
支若干待其自後盡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歲其無  
待於仰濟矣乎其有可以區畫矣乎必為久長之計  
勿為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得而養也所謂弭盜之術  
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釋耒耜而執干戈則為盜  
饑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而就亡疆  
者奮暴而為劫固其勢也故撫臣賑濟之惟法有司

寬恤之以宜則亦當漸還於田畝矣然又宜少弛私鹽之禁以開其生路明竦黨與之誅以蕪其二心若其連搆兇徒為之魁首投倚巨室藉其窩藏此有必誅不赦者近聞北直隸山東等盜居家肆劫州縣畏而不敢問守備巡捕等官則公受其財而私為之地養盜貽患則賊之雄也宜急治之江南太倉崇明等盜駕巨舟浮滄海掠居民劫官庫截商船而又勢足以遙護其家官軍欲守之則日月難計欲擒之則出沒無時亦大患也至今湖廣江西等處則又有老奸猾賊為之宗深山大浸為之險勢大不可以卒議伏乞 勅下各處撫按等官亟為之計務多方以捕追

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 詔使地方居民財力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計擒之而酬之以官或為向導或助兵糧者則視其勞而為之賞及今猶可為也臣等竊聞各處礦場所得每不償所費而無賴之睥睨於礦也尤不少此亦彼之窩穴也伏乞 勅工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意外之虞矣凡此皆書生迂愚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念之誠無非為 國雖不能盡其成略而亦或得其發端惟 陛下賜之覽觀下該部詳議可否 上裁之臣等不勝戰慄懇惻之至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為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後其象果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人君德之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如五星之聚房周祚以昌聚於南箕齊桓用霸漢興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一福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

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今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靜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養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宗社生靈賀矣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成此大慶必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



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則所以  
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  
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欽天監  
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  
於五星之聚者仰祈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延訪  
羣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欲加意內修外攘以銷  
夷狄盜賊之謀其言切至深為有見 臣等仰惟 陛  
下正位凝命外形穆穆之容事天恤人中懷翼翼之  
敬適五星有聚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

福有大禍惟顧人君之德何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  
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堯授舜以天下命  
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曆數云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  
先後有不可易者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  
得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夫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凡事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  
帝王治天下之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  
起自潛邸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

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深知之矣馭臨以來起居  
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理是從不屈於  
欲所謂允執其中者 陛下亦允蹈之矣正德年間  
權奸用事冗濫糜費蠹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權  
室公私並竭國非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  
無 今曰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  
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 朝廷屢議賑恤  
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  
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  
承其弊遺大投艱上天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亨也  
拯溺天下之望於 陛下者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

有所為其何以上承天託而下慰群情哉伏望仰稽  
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  
嚴諸一心自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  
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體至於足國  
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端好尚  
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凡係無益即 賜停  
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  
力則生理庶乎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  
禮官星象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證以賣 天  
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  
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羣聖言之若出一

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垂情經典堯舜為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夷狄之謀者合無候命下之日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勅令各衙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國體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治以答皇天之眷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卷之十九終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

脩省四

災異陳言八事疏

王守仁

皇上以邇者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大臣及左右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救墮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性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遠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

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天心仁愛適有邊陲之患實憂懼警惕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乘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采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

曰省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救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且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

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  
 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  
 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  
 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  
 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  
 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  
 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  
 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  
 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  
 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

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  
 今畜之也 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  
 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  
 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  
 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  
 囚而建霸孟明三址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  
 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  
 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  
 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  
 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  
 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

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多事則彼人  
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  
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  
彼又素知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  
謂使過也 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  
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  
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  
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南歸  
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

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夫  
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  
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  
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  
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  
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  
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  
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  
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論功則爭  
先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

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  
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  
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奚必自京而出哉 何謂屯田  
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  
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貪於  
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足  
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  
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戍卒方以戰守不暇耕  
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  
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  
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

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  
矣此誠以逸待勞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  
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  
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  
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  
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  
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  
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  
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  
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  
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黃緣皆以權力而強委

皇明通鑑 卷之二十一 五  
之也彼且需求剌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  
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  
權力以相後先而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  
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敢斬之以殉乎是將之威  
固已因此輦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  
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  
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  
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  
民而亦無所用之也 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  
者怒也令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

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  
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  
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 國恩喻以虜仇  
明以天淪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  
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仇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  
有不足破者矣 何謂省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  
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又曰佯址勿從餌兵勿食皆謂  
之省小全大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  
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  
而偽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



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  
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  
誘之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  
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  
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醜  
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  
也不以為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憤惟  
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  
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何謂嚴守以乘  
救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  
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

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  
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  
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  
皆蓄威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  
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  
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  
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  
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  
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  
謂不可勝焉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  
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

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歆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 國惓惓之至

災異脩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 勅令文武羣工同加脩省次日臣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 皇上無負於天而羣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

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  
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羣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  
休息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  
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  
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  
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  
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  
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  
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  
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

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  
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  
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  
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  
者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脩德以弭之則轉禍  
為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  
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 臣謹就其急且  
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  
直言以防壅蔽敢為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  
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  
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

皇明通鑑 卷之二十一  
俗則小過不須計才略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孰為濟險應變之才四夷侵凌孰有折衝禦侮之略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者誰歟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傳舍以官解為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可責其成

因襲之弊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槁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濟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遭

水飄蕩屋廬湮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  
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  
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  
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  
租秋糧待秋成時月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  
奏報災傷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  
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  
省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  
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  
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糧或折作價

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暗賄之弊貽帶徵之  
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歲徵月派  
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  
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喫  
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今其  
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不上聞則伏奸度慝何由而知讒諂面  
諛之人進矣然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  
言若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  
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

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顧忌若事有未  
安民有不便雖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科道官遇凡用  
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為忌  
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取其言之  
善者即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  
言上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視聽于  
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羣臣奉職於下  
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懼災脩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 臣等竊惟

聖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

集乃於 大祀迴鑿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  
天為雖曰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  
尤專咎徵所形而指示之機特顯 臣等反覆思惟妄  
意揣度典禮失中 歟直言廢棄歟爵賞太濫歟刑罰  
縱失歟外戚驕盈歟近幸干政歟有一于此皆是召  
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 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頃  
者所論典禮申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號是反  
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不特  
人心以為非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  
其釐之宮乎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  
齊尊火焚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清寧上

皇明通鑑 卷之二十一  
三賢刊  
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體不可踰而人言所當  
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宮闈之心  
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  
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  
既端餘弊當救凡有致災之因皆切脩省之實 先  
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然近  
日以來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從爭大禮  
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襲蒙蔽之舊昔  
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  
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流闕進雜趨之途方塞而  
幸隙大開文希京官武圖世襲皆藉興邸為詞不知

公義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而鑽刺猶復自如是  
革冒濫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淫官非其人則火  
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憤心撓法曲全重違物  
論所據新建寺宇孰非塗墾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  
皆攘奪民利必湏盡數拆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  
根稍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  
則曰不相干是名誅惡而反縱惡所謂蔑棄法律則  
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於外戚翼之以賢教之以禮  
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乃若指揮邵喜雖聯戚屬  
宜抑其踰分之求以全其始終之懿今也求房屋而  
輒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賞賚過多 恩寵大

盛誠恐其志意日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  
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 綸音  
之頒所以示大信於天下也今倭幸間得轉移而聰  
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  
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於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宜潛操  
默運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  
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加既  
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日濫始多亂政者恃  
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宮掖之私始妄請求

貴近特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  
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  
災之所自由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  
必先端其本原聽納無倦容受必弘大號渙汗而不  
渝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  
之門興邸臣僚除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  
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項人員并軍厨匠役人等近  
因比例陞授職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  
出或量減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旗見  
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宇并各家  
財產及賞過邵喜房屋莊田仍 勅法司并戶工二



皇明史記 卷之十一 十四  
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已無問祖產新產盡數抄  
沒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價變賣莊田照畝起  
科其寺宇亦乞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  
禮得中已足以回天意而庶政交脩自無致災召變  
之由矣

陳言脩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災異五行或變莫盛於水火  
火出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  
象恩澤驟雨非恩澤之正有一于此謂之咎徵 陛  
下聰明睿智承 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 皇天眷  
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

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乘春木而內禁為之災是  
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金而舊都被其害是水  
性不潤下也風雨助虐抑又甚焉何也 臣稽古驗今  
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 天心仁愛之所歸  
也今春京師災異 臣方外遠竊伏思念 陛下初政  
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今根本重地乃有此災  
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 陛下遇  
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減常膳致齋積誠祈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痛自省循兼

勅兩京文武臣

寮同加脩省上思以答天心下思以慰物望此商王  
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 臣才猷未効於平日位次忝

居於大臣脩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臣伏覲  
陛下今降勅諭謂此災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  
民困未蘇國是未定是誠有之 陛下盍亦求所以  
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臣伏覲 陛  
下年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多矣書云  
令出惟行弗惟反人君發號施令其可二三而今有  
朝更而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當懲  
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 內批  
與外議每相杓鑿續降與前 詔自作方圓法曾禁  
止未踰年而復見施行事已停除不朞月而重增條  
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尊信 陛下試取登極

以來降出 綸音反復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言  
官之所敷陳 陛下嘗嘉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是  
或槩批以是答以知道及後略不措意所行且與背  
馳之事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言正論無  
非欲裨 陛下更化新政而 陛下謀移始慮內啟  
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有 旨曰已屢有  
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衛言則答曰  
罷曰不准或遂從寬或仍免查究其如前 詔何臣  
所謂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 陛下試於  
此而考求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  
未定之所以然舉了然於 淵衷矣 陛下既知其

實自當改從外議一依前 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  
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執奏敷陳已上奉到 旨  
意事宜再行斟酌譬畫備開款目奏請區處 陛下  
付諸叅預密勿元老詳勸以 聞斷而行之 天鑒  
日臨誰敢獨為上拂 天心下違物望之議萬分一  
有舞文巧詆兇饗奸竊不肯守法奉公勉脩職業人  
等出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閹宦事發於外  
則罪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 陛下明施嚴憲無少  
宥原天下後世其誰不服 聖明威斷 陛下躬  
上聖之資履中興之運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  
立悠久之規持其權綱挈其要領使薄海內外咸遵

一軌以光丕業以保眷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  
不休哉古人有言脩德所以勝妖雖禍可轉為福商  
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 今日惟 陛下  
留神聽覽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懼災脩政疏

劉瑞

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地  
動一次二十八日夜雷電交作雨雪連綿至嘉靖三  
年正月初一日地又動一次案呈到部臣等切見南  
京地方跨江南北數千里水旱荒災視諸省尤甚去  
秋以來饑饉日甚一日流徙成羣死亡載道至人相  
食哀號之聲顛沛之狀有父老所未見者民窮至此

可謂非常之變矣仰賴 聖慈 詔旨屢下帑藏數  
頒深切憂勤亟為拯救 聖天子嘉惠窮民可謂非  
常之恩矣乃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今歲正月初一  
日地動者再雷電交作又繼之以大雨雪此何異也  
雷不宜震地不宜動而動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此  
何地也震不于他日而獨于立春元旦此何時也臣  
等文武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俯恤民窮故災變之  
來方興未艾凡有耳目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  
也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故臣等  
不敢汎舉謹條今日之務大且急者六事以 聞  
其一多發帑藏自正德以來金帛盡於查盤倉廩空

於士馬民間之富十室九空况益之以水旱饑饉公  
私俱困幸蒙 聖慈撥賜鹽銀十萬兩又給賜銀七  
萬兩江北淮揚等處亦給賜銀三萬兩恩至厚矣殊  
不知江北之災甚於江南故流徙於江南者動以萬  
計若三萬兩給之其何有濟况水旱之餘牛具種子  
一切無之春作固可慮而秋收尤有不勝其憂者伏  
願 陛下一視同仁特賜江北內帑官廩各數十萬  
付賑濟巡撫大臣令其加意賑恤不惟救其身口目  
前之急更為處置牛具種子以為日後之資庶乎瀕  
死之民可全其半矣昔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  
帝嘗賜內帑銀四萬五千兩官廩二十三萬石銅錢

五百五十五萬文正德初南京京城內外嘗以荒告武宗皇帝賜銀九萬兩米二十七萬石遣侍郎高銓賑濟軍民獲安夫山東不過六府南京止於一城祖宗救之如是其急况今日之災傷重大者乎惟陛下念之 其二嚴督逋賦邇者軍儲告乏矣 朝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羣情大悅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管糧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藉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

非無部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選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耳又何望其救燃眉之急哉况今南畿告荒軍士之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 陛下重念軍儲 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其田產賠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所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逋賦完則倉廩充溢而軍儲不乏矣 其三督察賑濟官員自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

府州縣官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况賑濟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效於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之為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民賊也即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庶人心警畏不至害事而殃民矣 其四脩祭告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為民請命孟君道之當然也

神禹成功九山刊旅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殺索鬼神而祭之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傷廣矣饑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 朝廷略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 陛下懷畏天之念發罪已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齎香幣告于天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為民請命則 皇天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不生民生可遂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泰山弘治中南京大風拔木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備等祭告 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民之災可謂極矣惟 陛下念之 其五謹戎備饑

寒者盜賊之源也戎兵者盜賊之備也備不脩無以應倉卒之變法不立無以堅士卒之心今饑寒甚矣盜賊可憂也蓋承平日久武備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不獨南京為然也但根本之地所係尤重伏願陛下謹不虞之戒銷未至之憂特勅南京內外守備叅贊重臣協心同道一洗其弊而新之凡富豪之占役請託之差遣月糧盡於買頭做工偏於窮卒悉皆埽除然後揀其驍勇強壯之士百人抽十千人抽百萬人抽千各備器械分為隊伍操練以精其能賞罰以奮其勇必使治師訓整如李光弼而能以寡勝衆約束明簡如岳飛而能不犯秋毫無擾武備日脩

兵威日壯倉卒可恃矣雖有宸濠之叛逆劉六劉七之橫行不足憂也其六端大本蓋臣等所謂五者特脩於政者耳其大本則原於陛下仰惟陛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風雷者天之喜怒也雨雪者天之生殺也其氣皆與天子相為流通者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疾風暴雨伏願陛下善事天地如事父母清心寡慾以正天下之本親賢遠佞以成天下之務節用愛人以惜天下之財諫行言聽以來天下之善齋醮無益之作也不以妨吾政織造有害之求也不以病吾民爵賞刑罰一付至公而奸巧之徒不敢肆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吾心即天心矣天地不期悅而自悅風雷雨雪不期時而自時鬼神不期順而自順尚何慮天意之不回而災變之復作也臣等犬馬之誠干冒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省

聖躬以答

天戒疏

郭宗皇

邇者流星為變事出非常司天之人計已狀聞久矣臣不敢贅臣竊惟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以思天意之所在又不知當何如籌度以思防患於未然幾欲敷陳愚悃以求不負聖君緣皇太子故意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言比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以是知聖人之

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也謹冒死上言天變之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事而為之應者或應與兆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求的指之則鑿矣在人君惟反躬自責側身脩道為得其要焉蓋人君者天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無涉於已俛焉以身當之若有不勝其罪譴者則天心眷顧將亦消于變之所為起者矣譬諸事親父母怒不喻其故若能起敬起孝齋栗周旋於傍有不底豫者寡矣如曰怒不為我逆探父母之意而為之處得之固無不善不得豈不益盛其怒傷父母之心哉皇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之罪也



於 聖躬何與焉但天人之理君親有不得不任其責者伏望 皇上視茲星變如由已致兢兢業業不以目前拂意之事為足應而圖之於遠不以前人紛紛牽合附會之說為足信而求之 九重之上益廣包涵偏覆之量益隆謙冲虛受之德益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淳厚治理以和順人心以克養元氣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信也 臣寡昧無學管窺之見不足以發犬馬之誠再望 皇上勅下廷臣各出忠讜以備采擇求諸道而合即 賜俯從則今日可畏之天象安知不為億萬年無疆之兆也 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濬

近談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和氣者 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 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人事一失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有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于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盡投

於權門尪羸者僅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所養也竹鎗木刀倚為長技露體空腹目為勁兵此今日軍政之弊於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日達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鬻也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羣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勸借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强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散散之或不能聚任非其人則惠填溪壑籌非其策則尸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甚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道學異言異服扇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蹶或詆忤程朱而跡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奇着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污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耻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或不能聚任非其人則惠填溪壑籌非其策則尸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甚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道學異言異服扇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蹶或詆忤程朱而跡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奇着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污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耻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怒耳惟公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飾喜耳惟公則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夫何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入之望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殺之權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甲第連雲而賜宅賜莊之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實足以見愛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壞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屈死之魂不散不鋤強則勸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棄沮詐長則直諒消

願忠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許罪權勢熾而寒素走君門遠而事情鬱府部以顏色之厚而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名或盜蹠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如勅諭所慮者蘇松以址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可痛哭去年無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嗚呼值此三者小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以求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死白骨磷磷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俠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銀屢頒而實惠未流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處以賑濟為先而蠲免為次次荒之處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於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蠲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疊求實惠則名固太虛此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此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冤抑也因窮也四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豈出四者之外勅曰利與弊有所當革然利弊不相離本相尅者也

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別有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勅諭中再申明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閑之患除則用力者皆勇士人力既齊則馬足自健將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者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錢而不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賑濟則蠲免在所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窮民淹滯之弊革則霑惠者必救死勤者既勸則惰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大道之門闢則捷

徑之路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頭之習自亡  
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息道德一而  
推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下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輒膝  
自疆尚廉耻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  
既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  
不通關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問故慢  
則留都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言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忌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陛下  
下也畧從違則大禮平嚴傳陞乞陞之禁則封爵貴  
慎賜宅賜莊之旨則國用足此弊革而利  
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明寃鋤強所以助弱息

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略權勢則寒素何為不作顏  
色希而後公道信囹圄空而後生意多此今日弊革  
而利興於寃抑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私則公  
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名  
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  
生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多如舊也  
大率一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  
須要裁省去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責罰以厲風俗  
立為永制江北之地民窮尤極矣而麴蘖之為害如  
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當耗  
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

一半賑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不許作麴作酒販  
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春無麥可以  
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于困窮者  
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說  
焉蓋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  
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  
尚書之言進則言路闔宏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  
則閣下虛大禮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 國是搖而  
天下攘皆足致變故天變于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  
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

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人不如化小人然時  
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不如畏君子畏  
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不謂之愛  
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者未  
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  
議禮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  
等主情以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等桂萼取來京  
矣至於汪俊則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 廷  
集議之說也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顧  
無輕為動作以為 陛下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

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執奏必有說耳今夫常  
 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而奉承之况  
 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而畏之乎  
 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天子罪當萬死雖至  
 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 陛下復  
 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 廷諸臣從容詳論諸  
 臣執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  
 間情綱常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宮之好益深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  
 若臣相和朝野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  
 雨暘時日月明而天道以清山川固禾黍多而地道

以寧於此而災不弭沴不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奏  
 事宜臣等謹乞 勅下諛部集議立為前件施行其  
 事關 陛下者恭願 陛下留心焉

實備省以回天意疏

蘇信

臣等聞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或先事而兆見或  
 當事而垂戒稽之洪範證之春秋明有符應天之示  
 人者顯而其相與之際不誣也竊思正德年間羣奸  
 相繼用事播弄威福蠱惑 先帝之心政出無經  
 國是顛倒諍臣罹禍小民怨嗟當時災無虛日天下  
 咸曰致之者逆瑾彬寧之徒而善言天者亦以為誠

然也幸遇 聖明御極進賢退邪誅惡鋤奸民隱吏  
治興革得宜言路開而 國是明 恩詔布而人心  
悅固宜和氣致祥 天休滋至矣夫何災異相仍年  
滋月甚有如 勅諭所言及前後天下之奏報者其  
故何耶臣等有以仰見上天之心矣蓋其仁愛之至  
責望之深固不以吾 君既聖而或已也夫人君者  
天之宗子也天之愛君猶父之愛子君之事天猶子  
之事父 陛下稟大有為之資荷 上天無窮已之  
愛其所以遇災而懼思以轉災為祥而盡事天之實  
者無所不用其至也茲者 勅諭之文深思上天示  
戒之故民情政體詳示中外事天之實似亦無不盡

者伏覩之餘不勝忻躍之至尚何憂天意之不可回  
哉然愛君無窮 臣等至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臣  
等之職亦 臣等脩省之實也今或言矣而未行或行  
矣而未盡使於此默而不言則有以廢其職而所以  
脩省者皆虛文又何以仰答吾 君事天脩省之心  
哉 臣等請得而盡言之蓋脩德所以事天也 陛下  
文華殿之講固有日矣今則 經筵之輟已久而  
賜召之命未聞則脩德無其本勤政所以事天也  
陛下奉天殿之御固先曙矣然而章奏之進雖多而  
親覽之功尚少則勤政無其要經曰官不及私昵惟  
其能今則錦衣多授於近幸而爵賞之柄以濫用之



失宜者有如此傳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今則  
言官每急於外補而遠竄之路復開取舍之失宜者  
有如此廖鵬惡浮錢寧猶作疑獄李隆禍階邊閫不  
即顯誅刑之未當者如此南京科道等官章疏之進  
事或連於內官太監例該迴避也而每有守備會議  
來之 旨戶部主事羅洪載之事罪實起於逆瑾錦  
衣衛例該迴避也而頃者有拿送錦衣衛打著問之  
旨政之未當也如此南京馬快船之差例有定數今  
則張虛聲而裝載私貨任意多添莫能禁止而沿河  
之夫役益困矣南京神帛堂等戶舊有定役今則託  
逆亡而影射富豪用計包占莫能裁革而平民之戶  
役愈重矣此皆利弊所當興革者也 臣等職司起居  
周知忌諱惟以 九重脩省之實誠有在於此者故  
敢冒昧言之伏望 陛下特賜采納而施行焉則脩  
省之實以盡而所以事天者無不實也將見德澤旁  
通吉康臻至然後 天意可回災異可弭矣 臣等幸  
甚天下幸甚

務實德以答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  
以還莫之能違也邇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  
於上者累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於下者亦  
累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萬民失所下至草妖木異

之屬非時失節人物之變於下者亦累矣三變頻仍  
廢徵攸咎真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  
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災異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已於此而不亟求  
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末世也  
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覲 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已  
極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遠 賜罷黜  
矣是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  
禮者不禁養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物在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責  
一臣等願 賜罷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

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 天心矣至其  
淵默靜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心典學也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耳望 陛下念省驗之  
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者重大而  
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時不  
可以寒暑而回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  
踈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已  
再歲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具堯舜之資  
而不務堯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  
耳之好音問難略無恐不可以言得也黃閣票擬者

皇明史稿 卷之二十一  
王鳳  
不過付文移之批答 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師資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二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日相商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質問可否令各擬票 面賜裁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然家人父子之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皆有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移而 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羣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惟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間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閒虛廢於

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恙志士所扼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擡斛面者誠不可也而修省之時鎮撫以報復窘辱主事羅洪載可乎巡司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鹽越度不問以至挈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狐媚蓋羣奸之赤幟百凡寅緣者多矣乃敢謂止因家人而纔一囑託乎蔣輪狼貪蓋戚里之谿壑既得富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興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科給事中張翀劉濟等所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却乃照常批答真可為長太息也凡若

此者不能著實修革而欲望 天意之回人心之感  
亦已後矣臣等私憂過計莫知所言伏望 皇上俯  
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聖學之所未脩時政之所未  
當銳意興革則 天意之不回人心之不感臣等所  
未信也

